國朝文錄

彭躬菴文錄引

易堂九子名重天下最著者爲魏冰叔彭躬庵邱邦士魏集初出時家絃戶誦羣詫爲北宋後得未曾有習久生厭或以爲過於粗豪或以爲策士之文或以爲機變之巧甚至目之爲嗚咽嗚呼天下太平既久人皆束於法令絫務於富貴科名經濟有用之書可不必讀有志者鑽研經義自首於訓詁叢碎之中沒不得出間有傑然爲古文者又轉轉相變求勝前人或餔糟以爲老成或幽渺以爲奇峭號爲貴非求是既染滯而不得通求生面別開又枯瘠而不甚遠魏集廢彭勢固其宜況躬庵之人之文爲冰叔之所畏者

更誰理其緒言讀其遺集譬之遊閒公子習於池館之娛安於魚鳥之逸一旦見江河洶湧虎豹騰躍自不覺變色却步畏避而不欲觀又如世蔭子弟久不聞父師之教訓一旦典刑在前箴規在側如芒刺之負背如氈鍼之著身有不拔而去之者必非人也嗚呼魏集既不願讀況能讀躬庵文哉雖然文章之在天地以萬古為旦暮者也有不必讀躬庵文之時有必須讀躬庵文之時且誠細讀一過則亦無時不宜者也特其文過於發皇不甚鍛鍊且純用本色有不盡雅馴者耳予故酌錄為二卷而略論其概如右躬庵學宗陽明而以念庵救其流弊其立言大旨主於講求實用以

救下之虛而到處訪求人才造就人才以積天下之命明代儒者事談性命故其病在虛近代士講經學似乎實矣而破碎支離猶之於用無當亦恐不足以續天下之命也他日尚當求邦士全集而細讀之上高李祖陶撰

恥躬堂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恥躬堂文錄卷一

南昌彭士望躬菴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

高安汪錫金

復朱未有書

任生歸且悉手教、知先生畢力從事於道、且若以不肖弟爲有知者、虛已下詢、感愧幷集。此事非堅挺沉毅之士、不克負荷。茲屬之先生、誠斯世之幸。辱在心膂、何快如之。今天下嚮往於此者、閒亦有人。卒不免爲佛老之歸。許吳之徑竇。其僞雜不必言矣。顧其上衙義之我、未忘以一行一操爲至足。聞先儒謂諸葛韓范司馬文

山有不著不察之病輒搖手相怪又上則覩聖賢之門牆惟主先（此莉大）
入未實體於瞬存息養之功以窮究夫此心動靜變化之妙以字（抵皆然）
面爲同異辨議爲防閑爲幾微之已所徼遂無以見天地之大品（其失必沮於是）
物之殊古聖賢之純備居徼則皆識良知主靜或偏遺格致聚訟
紛紜至今不決不知先儒所爲立此法程者不過入德之門其神
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則有在於徙義遷善深造自得非言說所能
盡亦非師資可得而助顏氏之所謂竭才未由其概也前奉教謂
良知不過是非之心乃四端之一未可以日光爲天而念庵以打
坐爲撒手法覺此心超然居萬物先則又似鏡光之於日月忽於

道毫無所窺作輟自棄敢復置辨竊嘗從陽明念菴二先生之書以仰遡周程朱陸諸先生之學其源蓋無不同者其有不同僅徃迹之跡或以舟或以車或馬或步並達於所詣之地擇之名物同此物也其五方之鄉音何可得而強同今不問取物之得與不得而徒欲強鄉音之必不可同者而使之同則夫子亦何取於語上語下之殊互異於問仁之告顏範亦何有於剛柔之克而濂溪得無過爲剛柔善惡中之分別也哉且道亘萬古而無弊時日異而相新法亦必因時而互救故易有先後天不同其用者矣伏羲之所不言文王言之周公之所不言孔子言之歷漢而宋而關京言

之堯夫言之季通言之朱程言之者矣而況於氣秉之質習或受於天或受於地或受於家或受於遊處聞見倚徙而不可詰自思孟而下思有以反之自不無挂漏相倚為虛實之病朱陸薛王其（八字最精確）輔車也互藥病也其意主於車之行病之去至於心手兩忘元氣充復視輔與藥亦不過一時之用其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則青田原無陸子靜新安原無朱晦翁此誠有見於其大者也其或不得已而有言不無動於色與氣則亦諸賢我執未忘充養之未盡彼濂溪之於清獻明道之於介甫陽明晚年之於鑒庵張桂豈復云然令必標榜為名立異爭勝以自峻其門庭此小夫僉人之陋

稍眞實爲已者。何恥不爲。而謂諸賢爲之。必不然矣。手教又疑謂無中生有、心卽理也、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窮理之要曰無欲、謂窮欲之盡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似乎以無心無意無知光盪盪地爲天理極則、不獨龍溪羅汝云、龍溪之非、已詳復約齋書中、及愚所載日記、不更贅、夫無欲周子之言也、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此○下一一解釋○明白）之言。無中含有。宋先生亦嘗言之也。橫渠云、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又曰心統性情。卽所謂心卽理也。其謂無善無惡之體。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是謂至善。已載之傳習錄。極其條暢。無善卽至善也。此陽明集先儒之言證之。非一已

聽說即愚所謂不必強求於鄉音而物無不同者也必以是而疑之則夫子無知空空而竭兩端亦無中生有法中庸聲臭且無何有善惡形色天性與心即理也又奚以與窮理至無欲斯極則矣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正與大學有所之所而辟互相發明乃精擇之至纖惡不容非謂欲仁亦有所不許也陽明良知從萬死一生得來念菴表之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又曰學者多率意任情以為良知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不知心感事而為物感之之中須委曲盡道乃為格物又曰今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

（以孔聖之言證之切當確）

（此數條持論精確救末學末流之失念菴可謂有功于陽明）

案

者乎又曰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莊子有此言吾儒方援引自解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否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以形所聞於念菴者略節如此舉之更僕不能盡乃知良知全在於致不致便非良知致知之功久而後成非得少爲足念菴所爲兢兢犯龍溪摧之難正以救現在良知之弊其所爲打坐爲主靜歸寂豈比於枯禪入定斷滅者乎且龍溪之弊隨知流轉全在於動故念菴救之以靜而其所謂主靜者乃（此等處惟念菴有之）無對之靜非動靜之靜周子亦嘗言之矣何獨於念菴而疑之蓋

中庸之獨。之未發。之不覩不聞。與濂溪念菴之靜。皆指一物。特字而之與。若不實從事於戒懼於慎獨。絕利一原。多歷年所。則亦不知一物果爲何物。而斤斤於鄉音之同。不可得也。弟嘗與甘健齋書。謂文恭如拳棒場老教師。箬歷精妙。寸寸是打。步步是跌。卽文成與學者言。尚有隱而不發。獨此老於學人病痛。擢髓搜根。毫無諱蔽。而工夫要處。隨在拈出。從人領受。此心可垂萬世。乃吾鄉目之爲仙禪外道。於陽明則目之爲奸雄。爲異教。曾不細讀兩先生之書。以論其世。以考其行。以求其指歸究竟之所在。庶幾遇之將必有從之恐後者矣。抱此意六七年。同之者僅一稚齋。向偶言於嘉

未疑信者半。今辱下問。遂不敢不竭其愚。弟不肖。卽不獲以身明二先生之教。百世而下。必有以鄙言爲不謬者。先生其亦信焉否乎。書不盡言。百惟亮察。

躬庵爲學。亦主陽明。而以念庵救之。所以無病。此書剖析諦當其拈出各條。尤爲眼明手快。予於陽明傳習錄。未能讀。於念庵書則篤信之

與甘健齋書

健齋身分本易堂一席真好人稱山學道亦健齋天資為尤近其病在聰明活動於人情世故仍不無周旋如果堅學道不宜半上落下悠忽拖帶當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即日割斷命根移入深山向心性源頭理會期三年五年之久基地堅實度可裁物無少

（予生平自用此功悠悠忽忽蹉跎歲月無所之言倍讀道州佛老道出之時不勝慚恧）

領提所幾成一儒者體段若徒日日記過時時逐事終身在悔吝補救中過日將來作何歸宿雖頗賢於流俗必不能為成人而卒無所得於聖人之道內無成於身外無救於世虛擲此數十年有用之歲月真可惜也且望所謂離境歸靜非釋氏枯槁寂滅之云

也有生習氣如麵入油最難拔出其所謂嗜慾見聞精魄偷心峭氣氣質知解意見壁地以來塡據神奥繭絲牛毛抽剝無盡苟僅從事於室遏隄防如治河從壑下流始工力萬千蟻穴可潰須刻此言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也刻精明心體涵養性眞四物六非念念警察如是久之操存日熟氣習日疏幾幾有已充實之地以之應物鉅細險易紛然雜投循理動靜恰當天則其微有未當者亦不難爲顏氏不遠之復天下毀譽天地平成物旣自然我無一事如是始謂之學道望昔嘗從事其間矣今雖廢棄於中境候猶能憶及當靜坐持循時偶然念此等境候惟內照者自知之故起非善非惡是偷心也偷息矣而氣遷非動非靜是游氣也氣斂

〔曰微〕

矣而境觸非理非欲是物変也是三者固習之微者也而天地風〔妙極〕

土之雜揉父母胎孕之偏枯又有所謂氣質氣質變化如革形體

〔形容〕

焉而工難而倫類好惡之難齊人情邪正之並立學問甘苦之異

何時世損益之殊宜又有所謂意見所謂知解意見知解之渙釋

〔妙極形容〕

如移山海焉而工又難抑更須全盛精力精力不充則胷中昏暗

無親切之味且讀書接物應事語言過久則此心不覺漸移氣入

〔微乎其微〕

為主與靜中之執則不相背苟不培養而或弛焉則議論世事之

臧否儗點他人之過失搜求前輩先賢之病痛紛然肆出而不自

持此擬聖賢做其行跡虛美嗜好技能種種已私隱逗潛躍居勝

護前喜同嫌毀賁不得消高不得下此爲好名務外放心已甚何（八字爲[illegible]眞病）謂學也健齋眞志聖學請自今一概屏絕即不能矢死入山宜收拾散漫痛懲紛雜凝然著裏從性體細微滲漉纖習不留於平時（賢齋師數字皆綿一絲不走是如此）所云前日王門今日程門此日揭湖往年致知中年主敬近年畏天俱是名目借徑爲古人爭門氣立塗轍起爭端於自己用力數手處全不在此也死日爲令師序頗嘔肝血今更爲健齋剿心瀝髓竭盡言之天下既少明眼人又未嘗粗歷境界瞻顧護惜不易出口令師近爲健齋拂戴微有壇坫習氣此根蔓延發病不小故望不惜將死之言雷電合作意欲賢師徒通體脫落更進一境處

筆縱橫頓竭誠敬少答令師丙申四拜之恩爲望稍慰懺悔也世界公共性體渾同聖賢闕大切莫認作一家一門私貨入附出汙增減價值枉竭人才依傍門戶銷磨精力爲後人之役矣後人良可哀痛朱楊二公序爲覓的當人寄往甲乙詩及外二草細閱歸上幸時省覽望老矣此生墮落厭望敷予令後人有托藉立身世努力努力不中教我

首在蕩除習氣次在變化氣質次在渙釋意見知解而更須全盛精力以統攝之爲學準此以行自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其文亦純是精氣融結無一點渣滓無論假道學家不能卽眞文章

家亦不能也

復甘健齋書

匀庭還山再奉教汲汲以道學迂僞伯功假諸爲辨意誠盛惜其言多邪廓未切要害敢不辭再三之瀆一引伸之望所卑經義氣節贍達文章之士若張禹孔光馬融匡衡杜欽谷永王衍張華謝朏之流以其外飾修名内貌權勢故極口別白俾後世勿爲虛美所誤其背之貞實正直者已無容置議初何嘗一言及道學而又遂以爲必迂必僞此足下之深文也望讀書向學三十年豈不辨伯功假諸其所爲激切言之者蓋深有慕於龐德公司馬徽諸葛亮徐庶其人躬耕講習少長攜持卒成大業向使士元不死諸葛

久生二老來歸元直不去曹操司馬懿之徒必不能據中原而有天下望所思伯功乃在此非管氏綜核役身淫主狐趙練達借拔優羸心且汚之何況其下足下乃不察其生平之意惑於拘牽之辭矜顧名目較量字而何也古聖賢固無不以治功為言而言治功於今日無論宋周程明王薛所未經歷即紫陽青田猶得優游冠帶垂紳坐理豈若吾輩為窮髮之民苟且媮活心口慚縮即羣居敬業亦惟日兢兢救過之不暇如是者數十年一已不得何有四海以望觀之亦直坐靡歲月優於恣情縱慾之人而欲以之植宗社戡禍亂利濟生民或反不如智能勇功之效足下平心澄慮

將數十年事反覆衡絜求所實得誠何如也近今庭理繳三策恭畢力評史鑑雜見於詩篇書敍狂言建鼓惕號同人非敢謂身遂能之傳之其徒亦聊以符其薪盡火傳之意足下學道同體萬物顧不能爲我相助益張吅又足下引亾友之言謂漫天塞地透骨徹髓皆是功利足下聽其言視其人果不墮功利否三百年喪亾塗毒正坐此韙望厲心疾首是以有僞學之戒學道不成甯謝不學自名暴棄恥於包裹參和以身謗聖賢不意足下猶鄭重其言之也且望之所謂聖賢者亦必先從事於嵊山之非以正行非以干祿非爲生者非以納交非以要譽非以惡聲之實心而隨省察

（毒眼）

（此即前書所謂云非）（又須加）

此言無
眞安排道理彌縫世故打點人情之細行無之則爲眞聖賢有之則爲娟嫉讒諂之根求爲眞樂正之好善秦蹇叔之休休且不可得推索至此乃是舉世賢者眞正髓骨病痛吾輩更不必諱言迂

偽迂[illegible]種紛至此亦兩人之所未發

偽凡念有一毫心上打不過處即是偽凡事有一毫世界行不通處即是迂說在答介師書中烏喙參苓之喩紛紛名字直拘墟也老醫粗率無當有道諸刺謬詳教勿靳

魏冰叔曰此眞俊傑眞道學之言是躬庵生平見解獨得力處然必如龐葛而後稱伯功從事六非而後稱道學今世之侈口俊傑托身道學者一時却走殆盡純王之道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後人不能做亦斷做不去伯者只要成就功名滅禮犯義悍然不顧又吾輩所不肯爲予嘗謂後人做事須居王伯之間蓋王不全底於純伯不大害於義方是三代以下本領今得躬庵以龐葛諸人實之眞開擴萬古之心胸矣

此書此評竊願天下後世學者手寫一通日讀一遍庶幾眞俊傑有其人眞道學亦有其人也

與方素北書

比年貴鄉暨我江右老成接踵殂逝彙及強壯尊公之喪尤劇巨痛深不特爲傚堂知己之感去臘同道兄若老方舟五雲諸運日夜傾竭悃誠蒙道兄不我鄙夷慨恐灘頭黯然握別何處望有求盡之言必欲裁之尺一介時得展玩如接面談繾綣虛懷至三至再道兄節推是心及人予少少予賤賤其誰不欲以言進吾前者乎今犬馬齒既已先尊公一飯雖旦暮塡溝壑何所戀但生平火傳之志不見白於天下後世亦不及見斯世奇偉人以少慰其須臾綴死之意身即死目不得瞑矧復値道兄齊力方剛秉異質練

（總提全篇分段六節）

達閱博晶晶如東方日上其忍舍而臚其生平所閱歷設施之事耳目之所覩記志願之所期人之情僞已然之成敗得失而不剖心以告於是失人且愈於不仁之甚而望豈其然哉道兄其哀聽裁擇而進退之幸甚望垂譽卽已知重朋友不肯作庸俗人嘗稱

（此段所以懇）

大言橫橫於父執名人之前無撓懼意且謂彼負盛名數十年其人必有本末我僅以旬月追隨究竟之則其人生平之積豈不在我惄以是爲得計卽士之一行一藝足稱者必禮進之不敢易嘗與一老弁遊値其旅乏資之數十金冢大人手疏責讓意益自得與之登北城樓問守禦攻戰事甚備且及守人矢溺處弁大笑曰

（此是求友第一義諦）

君眞解人語之故時天啓甲乙年也旣冠則益以傾家急難借軀報讎爲能事往往與權貴人忤崇禎間嘗匿奉旨提參人吳撫跡至江右行文遂撫按二藩王則出其人示來幹與回文而免之更使其人爲諸生資裝入都門遇赦一年以武功爲遊擊其他聞名識面出之死獄中或拔之泥塗因緣成功名貴顯者不可殫計戊寅交歐陽憲萬始恥任俠爲狡獪不復爲益折節喜朋黨死直諫嘗娶楚姬雙私謂之曰吾生平慕楊椒山爲人汝當效其妻吾他日爲官諫天子拜杖下詔獄汝褁飯食子或刑辟汝宜上書請吾死姬許諾居三月察其不誠一日逐之明年果扞禦漳海黃先生

此如聖嘆仲尤鬭鬪枝姬

幾連大獄以豆興相君救得免自是知天下亂益結友言兵事及經濟可實用者爲閣十楹居四方之客淸江故人樂平王乾維歐陽崑萬朱中尉之友皆來屬予一身館穀之乙酉同梅惠連六人薦入南都部司索賂同薦人媢嫉之不爲覆督師閣府淮南重禮幣趨見以奇策進之不能用（奇策者靜及兵渭君創也）留二月竟歸歸與漪湖先生期入贛期失獨身三入梅川最後一見魏冰叔即以家寄托至今二十七年矣吾兒亦二十有一絕無異冰叔初見時此所謂易堂者也（此段所設施）亦嘗居官受命危難之際憑斗大城其民率貧窶而立倘擔而炊僅擁羸卒數百人無斗粟一兵相犄救敵不六七十里可介馬不朝

貪鞲子去都不擿㤞脫文法譏偵探設反間惟一意殫力民事植
胥隸庭下更代之卯而入及巳而退午而入及申而退民以訟至
者但擊柝即出坐堂徵其情曉示所告人令自至兩造具即聽訟
懲無情者嘗堂示讞辭以出或須後則大書讞辭牌上令覽省民
從不一識胥隸面不用一錢米一月所屬縣獄謐空僅存一盜犯
令及衙官俱拱手無一事有帶毋錢肉者毆而訟皆之焉稍暇即
行市與前常令集數百人問其疾苦令宜否弁卒無擾否吏鄉大
夫否鄉而虎食人否數百人以爲害即斃杖下不爲赦米價長否
日剚磨而爬梳之無少間民惟恐敵之至而吾不可以再留也則

益啊吻之不使至此固以民事爲兵法迂闊無聊中用之亦少驗
少嘗讀書至生死盛衰碍啊不平事輒抵几痛哭愈爽讀聲淚溢（此段所覩記）
溢郎欲剖劂無民人雖死不悔獨不喜章句碎細比櫛甚或訛字（此僕所活活自得者）
畫音韻時有之惟一覽見大意可實用輒欣然忘寢食恨不及吾
身施行之於詩文絕不喜流連光景雕繪傚逐見古今盛名人有
此皆以爲賤語詳與魏冰叔論侯朝宗文注舟次論詩及冬心詩
末篇中素不嗜八股文尤不欲以此得士選舉喜用漢法擬分六（此段所志鄉言之）
曹自縣郡司院棄升試其才以達於部敘功而後官之民十五課（特詳）
經書畢即自占一曹學專家縣以其所占學雜問古今疑難事數

十條對高等爲諸生卽爲縣曹長其又高者郡試之如縣法中者爲郡曹其又高者準送司院如郡試爲司院曹長拔其尤者咨部廷試之如鄉試士其又高者則命以官官不越所占學以吏曹起者終身不得言戶兵刑至尚書吏部而止其異等者加閣銜仍留部事翰林儀禮官兼制誥經筵國史總鎭參遊都守屬兵必精騎射通曉用兵方略布政糧儲則屬戶兼通算法按察屬刑精熟律義漕運河道水利屬工務周知水利有心計巧思吏則比於周禮冢宰其官無所不兼非治行端亮宅心明允長才練遠者弗以居焉五曹試高等可爲郡縣者則以入於吏部吏部曹最優而多其

尤者聞吏部用次出爲郡又次爲縣郡縣司幕官一切報罷以其祿食六曹曹長儒冠青袍革帶許用硃墨坐曹治事得答人民有訟聽分曹趨焉三年有異績竟升院部其中人無害者則由郡而司以平序進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祇用於縣郡爲士人進身之階司院部則必試功而敷奏之如漢人郎官大夫射策之制郡縣既六曹治事則守令益暇豫厲精民瘼令以時行四鄉察鄉之水旱勤惰而補助勸懲之鄉之孝子順孫友兄弟義夫貞婦及士之端敏者即身造其廬同飲食笑言爲綽楔旌以示勸反是則書惡於其門屏之不齒能悔艾自新家族人告於鄉驗實以聞於

分仍復其身許占曹學仕進郡以時行縣亦如之其分司亦以時行郡如郡法六曹庶事皆聽決以報大事關令守裁決之其舞文受賕枉法欺罔上官者贓自二十金以上罪死籍其家舉主連坐雖赦不宥戊申嘗爲多心詩三十首中有云我有一編書富強有明信則西北水利是矣然非其時行之適爲民病且終亦不行故又曰行之非其人亟以青苗困王介甫爲令能行於鄞縣爲宰相不能行於朝廷不得其人故也位尊則諛者日進學博守正則覩異已者爲無能內患外諛堅癖自肆則必不能參異同窮人情物宜之變燃不仆矣滅有明三百年社稷人咸歸罪闖獻此何足責

此沈痛語

此段言人情之尤痛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赫赫有明奄寺滅之也而奄寺之所以能滅國者由於先皇之專任先皇之所以專任奄寺者由於黨人之不忠黨人之不忠則僞爲之根柢也此可爲痛哭流涕而繼之以血者也隆萬以來則道學僞啓禎以來則文章氣節操守僞獨事功不可僞耳其有不僞者則虛美相高（黃石齋輩是在其內）徒慕曾參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天下安危之大計聾上倒施用者不實實者不用遂雖一老生身遊其間以熟聞於當世名賢其所爲訏謨術書聲震寰區者適足博啞然之一笑點染太平不無氣色試之盤錯百鈍並見其不（人才如此天下安得不敗）學無術緩急無一眞實可用之人才官日益尊識益日卑膽日益

薄才日益愚身日益孤計算支吾竟成異物使梁溪高陽定興諸君子見其人亦惟刻責痛恨自殞引決終無救於君國之存亡也夫是故吾人讀書不在醜博交友不在名譽立身行已不在纂述技能高言遐慕將反僞而救之實則其對治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夫豈徒殷勤結納往來投贈爲是沾沾翕翕云爾哉則是先其人品心術而施之以開發其中心悅服誠然之至意吾死而彼必不能以徒生吾賤而彼必不能以徒貴吾饑且寒而彼必不能以徒衣且食由是與之蹈水火逝金石冒白刃而不僞不避其他日可爲國家受大任爲生民匡大厄必是人也斯隆古

井朋教俗之方

此覽在道就人才

之石交誠曠代而一遇世固未有直其生而足以濟天下事者也此既不可驟得矣吾亦隨吾分之所及而致之其大者爲依歸其次爲切劘又次爲薰陶造就以同歸於實用天下人才偏小瑕疵無不可用惟僞不可用稍參和即人已痛絕之以從事於學問經濟亦必不徒托空言而致詳於時宜物曲變化損益之所在起可見之行事治亂卷舒裕如也歐陽憲萬常欲行鈔法已勒成一書

已然之成敗得失言之未明

想亦有難於言不敢言者

思之三十年有幾微未合終不出以示人身死書亦亾去故通儒之識略不希望於速成不遷誘於勢利古今之身死名滅抱奇才而不試者何可勝道則亦惟道兄勉之而已昔蔡中郎跳迎王仲

宣訓庶人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文章書籍當盡與之邵堯夫見歐陽叔弼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殷勤別後歐陽爲博士議邵諡恍然有省若堯夫自序不待其家所舉文字望不揣其固陋以傾倒極妄言之或者其有類於是茶事方起身雜傭保中觔料器具抵隙疾書語無倫次有不中不憚十反教我幸甚

李元仲曰纚纚數千言自敘旁敘已然末幅俱有著落有受用無一枝言漫語此百鍊精神萬丈光芒斂作此一篇文字在董賈二策之上觀者勿爲古人震撼定謂今人不及也

先生一代奇才生平思以經濟見用於世至此老矣無所用借

此書敘之以傳示天下後世相其精神氣魄志慮作爲固萬古不可磨滅者也

○○與魏冰叔書

昨偶憶藏弆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卽取閱竟、與士鈔之、逗砅書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紬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炱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

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罵猶恐疲癃聾瞶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使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而不可以警天下之中材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批駁之論）爲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采葛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幽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震霆（先生文全是此理）（所以又呆不敢以讀）鬱爲怪雹動盪撼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即文字爲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誕流爲稗官諧史彼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瓏穀

易羊皮終必爲明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陳令升亦然亦小題家共病矣）其私怨戕山翁已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卒死橫折摧剝崇閎瀏纖碎動色而陳之實不善用之其流必至爲徐王之失即胡宗諸小傳亦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矜負正其巧於容悅附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非此固不傳也（洞見癥結）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仰畢肖觀者撫手悲愉遞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最有生氣得力處）一聽其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

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誠貫徹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窮粗雕例之勢不知世目非笑之為非笑此即立韓歐班史於其前倘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刪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肖況下此傴僂者乎故言必發於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必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為有用此望與叔子日孳孳焉久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謝宗一妄言之

此語與叔子論

魏冰叔曰此躬庵發抒獨得身自寫照之文然其議論實關至極浩氣空行萬夫辟易能使死生窮廬志士敗甑廢紙光芒萬丈矣。此要知是補救俟論偏弊語若大概立論又不如是

與傅度山兵科書

昔范少伯用計然之計五攉強吳報會稽之役乃喟然曰既已施之國吾欲用之家遂卷懷稱陶朱公張子孫以畢世今執事智勇殫施於甲申以前受知先皇見能天下此固已如隔世事無可言乙丙以來爲德鄉薦戎馬介馳獨不敢攖雲林一步地環雲林百里尙是羲皇人物誰不鼓吹明賜哉執事爲政於家既彰彰如是方今海宇瘡痍斯民呻殷此俱先皇遺種況執事迫於不得不脂之轄用家於國出而圖之誰不其然前匆匆江頭款語謂此出非徒然必有以慰百穀時雨之望岱雲沛天始合膚寸請自近始今

江民所最慘毒莫告者豈非盜耶於水於陸於山無地非盜其最叵測出沒無時流毒肆害田汙萊而人溝壑則又莫若此湖東虔南數百里之地都綱保甲法非不良而當事無遠神又無暇目壓飯土羹一設不再近省會稍知嚴憚附一舉行遠者益視為文具城市庫獄僅保無虞十里之郊便同秦越兵將捕盜不為功不捕亦不為罪賞罰既頑弓刀彌鈍甚且怯而縱盜貪而通盜暱而蔽盜玩而養盜撫而全盜又甚且剽良為盜剽良婦為盜妻剽良貲為盜積見盜若戚見民若讎兵與盜環相生民與民環相死其勢不盡驅民為盜不止所尤慨者才非祖逖以南塘一出為莫數奧

（術心殊首言之字字有力）

遂安都。以任檫都哨爲蒙事。兵非自鄉馬營不重。人非自綠林出不雄。又甚則本求爲盜。或假托以求招撫。遂化莠爲官。一倡百和。竟（資有此等備亦○誰其知之）成風。嚮人亦何憚而不爲哉。執事出請冒之。凡有司於所轄屬地方獲盜。即得與徵收及勸同考成。上官即以爲殿最。將兵亦如之。但獲一有賊真盜。即與錄敘。累功擢用。其縱匿交通者罰無赦。民間保甲籍藏於官。不復察點。但地方有盜。嚴行連坐。保藍多設鼓。盜至鼓鳴。各持械守要害堵截。不如約者法加倍。今撫之宜。樂。吉之永豐。撫之南豐。廣昌。贛之寧都。石城。中間數百里。竟爲甌脫。大盜數千盤踞出沒。焚殺淫擄。慘動天地。盜南至而兵北行。兵求

來而盜西去薄伐尾送越境斯免今雖無王文成韓襄毅其人乎
賊立縣永絕根株在當塗亦宜嚴檄責成鎮將及各縣介凊野堅
壁坐困窮追撫勦隨宜偵瞯並用其扼要尤在均各縣里道之中
立一鎮將將兵千餘行古屯田法民歸盜降俱准給復其畜無貲
者官給半種三稔始税爾土既實姦自不生比及三年可幾殷庶
營兵取之各縣自食額糧不必他辦營房則其地聚族棄屋頗多
可補葺居之數年之後民聚益蕃田墾益富守堅既強兵亦可去
此法似亦簡易顧力行求得其人耳弟於此天地無寸土尺宅其
所為蒿目腐心嗷嗷請命誠哀此孑遺瘡痍酷烈無可告訴亂靡

舍己救時。當必引爲切膚剌骨之事。豈肯且及寢及隍不忍後。也至於荒歉之重徵。濟糶之倍納。徵收一甲已及乙丙。糴口督催。非洄橫贅種種苛竄。駭惻見聞。執事自當得之耳目之近。治之神明之表。非樗散所敢贅。今當遠別。彰貧無所將。遠莫能送。惟此區區弋獲。靳執事如宮鄰於活青州四十萬人。勝於作二十四考中書令。用以酬十日知己之眾。此意或不甚悖古人耳。情慼辭複。幸惟鑒原。主臣不盡。

此先生救時書也凡遇年歲饑荒盜賊處處竊發此書可以爲方

○內省齋文集序

崇禎季年、揚佐平先生理揚州、治行爲天下最、乙酉分巡粵東、未滿歲以內擺行、後退伏壟三十年、舉生平所未竟之志、與其所嘗設施經歷之事、咸載之於書、長公子适爲編次鋟版、吳越閒將有以行遠而傳後、先丙戌、塗當以職事謁先生於會昌、先生一見謬期以國士、語連三日夜、庚戌再過先生章門、先生手是書授塗、且命之曰、子爲我序、塗嚴棲邏山中、讀之卒業、撫而歎曰、嗟乎、先生之不遇時。猶值孝文之歎李都尉哉。方成宏閒士大夫之言、卽其行、在輦轂以及郡邑封疆、則爲眞經濟、在野則爲眞理學、士少壯

俯首窮經皆知重廉恥敦禮誼循循下學不敢放言高論爲僥軼
非常之行故其時人民和樂風俗長厚醇朴之氣瀰漫天下至隆
萬少衰矣五十年高拱淵默上下壅否蠱孽萌生而士乃始好奇
行窺朝廷李贄何心隱鄧豁渠輩爲之倡奇行者嫉勢嫉僞之所
從出也至天啓乃復有奇節烈士殉名貪夫殉財亦有之然於國
家本計不無濟迄崇禎則益背馳阻深倏忽莫可倪捉其人比於
猛獸奇鬼而其言雖古聖賢無以過一時孫高陽相國鹿太常伯
順梅中丞長公孫督府白谷其才皆足勝疆埸之任乃奄豎權輔
孫識乎言其所出來名漸
內外捽辱必使殺其身而後快自朴散而爲奇奇散而爲邪邪散

矣而爲僞僞散而爲饑寒饑寒散而爲盜賊庚辰辛巳之間風飇瓦解殆哉岌岌先生於是時始以進士起家佐郡治至今讀其賑粥賑麥靖盜催舟漕糧改折諸紀事如鄭火既作子產爲之巡羣屏攝各儆其事列備大道伍列登城明日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其不憚燋毛髮手足奔而救之力殫矣蔑復加矣使理郡得如先生數十人或先生早嚮用於數十年之前官近要有尺寸之柄盡行其取士用人風俗諸議則民必不至饑寒而盜賊亦無自而起蓋先生長才幹濟而其心自少至老必不肯一日飽食優游無所益於世事其文章亦絶少踏襲率曾懷甚所欲言而止

情事爽豁俱有實際惜其卒無所用於世徒以是書終耳若先生道德之言豈何足以知其所至亦惟取其經術之有裨於世者爲之論定俾天下後世知三百年之治亂盛衰以學術爲升降而邪僞之生心害政遂以亾人國也因序先生之書不揣而妄言也

彭中叔曰上下數百年大樞紐大關鍵提挈委源洞若觀火竟可作國史論斷力並到之文

內省齋集去歲於省邸得見錄爲三卷大抵如布帛菽粟之可以暖可以飽者以國初文吾鄉錄之大多故不敢濫列入集內要其佳處則此文已爲之道出矣

○○巖野集序

余嘗讀文信國集。慨累歔流下不能卒。非徒惜公之一死也。理宗淳祐而後。闕廷𤕤場宋之人才盡矣。僅一文天祥爲叢樹國分閫保境招𢹂之衆。其時尚可有爲。令采而用之。近足以副李綱招撫河南北之謀。而遠勝於房琯分建諸王之議。卒之權奸蔽斥。言不得行。拱手以自沈其國。趙氏三百年之祚。斬焉不復。可不哀耶。宏光南渡。不及宋高。而一時將相又不及李宗韓岳。馬阮之徒。并不及秦檜。其公忠憂國。倜儻非常之人。往往出於草澤。殆不止一陳（入題最緊而有力）亮。時則有嶺南陳先生。以諸生上中興政要書。近二萬言。爲綱有

八月三十有二包大學衍義一書而簡鍊其精要其於恢復大計討賊講北兵偷戰守之機宜方略皆纖悉可見行事粹然儒者有用之言亮臨安之書未有或先之者也書上報聞而先生歸歸而南都竟陷嗚呼明之南不及宋之南其事非一端也與先生殉難

二十九年余始得與先生子恭尹為兄弟交（略、求、頭、起、法、最○好、是二、術、關、鍵、）恭尹出先生文集屬余序集中首載是書余乃得卒讀追論其事（以下傳敘事却）聞粵當丙戌丁亥之（○虛伏敘爾）際先生將自行其言始則爲桂閫人所紿以全粵束手送之他人既而同義失期先發覺忘其號坐殺將士滅奇計以資敵先生是時奮臂獨拊召集十萬師屢挫強敵敗而起起而復戰與張文烈

相爲犄角牽制使不得西而李成棟精銳略盡是以有戊子反正之事敵常招降先生判書尾任殺一妾三子不爲動而卒臠磔其身從容賦詩西向受刃以遂其由來報國之志嗚呼信國之烈亦豈復有過之者哉（以上敘死難以下敘出處事）先隆武初元先生在粵與鄉試內閣蘇觀生疏呈政要書思文歎爲奇才勅授推官除官命甫下榜發中乙酉鄉試第七人冠帶赴粵觀署與之俄陞職方主事命監狼粵兵援贛未至贛陷先生同觀生在南安以奇策進之不省乃命先生奉箋（應肅閣人所結）詣永明王勸進而觀生復擁立紹武先生前後遺書陳大義以利害曉之不聽敵隨至遂陷全身而觀生亦死先生與陳文忠子壯

為師生粵隋避地遇山中慟哭起兵為畫策與文忠水陸分道攻廣州先生已暗約城中二豪率三千人為內應期七月七月內外俱起且密報文忠曰是夕成棟必遭吾火懼餘舟奔哭請嚴陣待之青旗而朱旂者我師也文忠未卽諭諸將遽先發成棟回至禺珠果被火趨城城上鼓譟應之文忠兵懼望後來帆檣忘認旗色竟不知為先生軍也遂大潰謀洩二豪死之殺三千人夫使發不先期嚴陣待舟至水陸並進內外夾擊則廣州可復此何等事而誤且忘之雖終一死曾何益於國計又嘗戰淸遠先生縱火焚敵舟已敗走天忽反風我舟被焚敵復勝而事益不可為矣先生嘗

（應同義失期）（應忘軍號）（應洩奇計殺壯士）（又誤）（發一段更見精采）

與張文烈家玉書曰自正月來崎嶇山海間以蘇張之舌行申胥之心國家威德在人一呼而十萬可集獨無米之炊雖爲巧耳然弟自料已決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主上殷憂王師風鶴若得牽制敵騎使數月無西則潮梧之間可以完聚是我不收功於東而收功於西也（能揣形勢制）嗚呼先生之心苦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長負重名從學者千人衍郡有大事疑難當途集紳士聚議不能決先生數言解之人人意愜生平所著書恥以空言工文辭取悅世目意惟主於實用年甫踰十歲成一冊帙二寸凡詩文書牘時（要書所以全之故完序集之意）（此集所以殘缺中與政）事古語意有所得咸識其上久之積四箱乘以巨櫝數遭籍沒無

一存者。中興政要書、及南士諸詩、會版行。以是全。餘俱恭尹就故傭書人得少許。落稾及箋扇閒詩、葺成之。先生碩幹美髯。鬚顴起。目能與日敵。踰時不眩。刑時監者取視其肝。肝飛著其面。驚病竟死。醫歐陽生出言之。先生名邦彥、字會份、順德人。遷居龍巖。學者稱巖野先生云、

魏冰叔曰。議論敘事。錯出法度。肅穆嚴謹。而風裁朗烈。煥發駕巖野先生一生精神心事騰躍而出百世下猶將見之雖史歐不過是矣

恥躬堂文錄卷二

南昌彭士望躬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汪錫金迴齋校刊

方輿紀要序

讀古今上下數千百年之書以自成一書兼括數千百年之上使數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讀此其志豈文人經生之所能及者哉而成是書者則有數難識難朗而精資難敏而淹斷制嚴而難確心胸闊而難細此難之在已者也其待資於外者博考難於書明辨難於友取舍繁賾難於耳目遊涉方域難於遊歷尤難焉夫使其

書爲縣解其標綜核事理殫一夫之精力雖極窮困無聊時猶或可以坐致惟撰述方輿之書則高山大川之參錯瀆壑邱陵之瑣細古今名號之建置不一崩築疏鑿之因創損益各異或僑設而名存或陵谷變遷而實沒舟車之所不通人力之所罕至容並有之而是人則踽踽窮餓妻子不恤獨身閉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極意形容）九萬里之內外別自眞僞如示指掌召東西南北海之人質之而無疑聚魁奇雄傑閎深敏異之士辨之而不窮據之而有用此其人之資賦蓋喬嶽翕河之所降生使之續禹書之遺以詔告於天（自起于下迴右折頓出此句何等鄭重）下萬世則常歎顧祖禹之爲方輿紀要是矣祖禹之創是書也年

二十九。秉厥考之遺言。及先祖所爲之地志。九邊之圖說。僻處苑溪。不交州府。遊歷所至。借書鈔纂。覩記頁獲新勝。即改竄增乙之。雖十易草不憚。經二十年始成是書。首爲歷代形勢通論。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祖禹嘗語鼇曰。歷代之書。世遠年湮。難窮其蘊。惟覽者能自得其指歸。禹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游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此書之立體者也。其采用之書。自二十一史地志而下。凡百十種。是其志之超邁。用力之專勤。而成書之

浩博既無復加矣。乃其意中絕不自矜喜，若身未嘗與其事，望故

此又補出其爲人，但所云云恐未免大過，然鼎革之際實多有此等人，有目冰叔爲宰相器者，亦可見信之。

尤篤服祖禹之人，其膽似韓稚圭，智似李長源，德量似婁師德，清操似盧懷慎，節儉似謝安石，而絕意聲色，不事矯情，游才博學似王景略，雖去桓溫，必不爲苻堅所用。祖禹之人如是，望盡觀摩朝夕，陰察其天而得之。惟有其人而後可用其書，有其書而益知其人之用大矣。金精廬稿已備言其書之用，望弟述其書與人之本末如是，天下後世當共見之矣。

魏冰叔曰：盡情盡力之文，於其人其書無毫髮遺憾，並傳不朽

矣

讀書節要說序

天下之治亂繫於學術學術二字一篇之骨子以下引申逐出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於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桀遷桐居東討叔皆有自然之窾術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降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僞儒則有術而無學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於世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顧命已為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於讀書者也歸到讀書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說出二種根本病痛自制藝盛而天下士人之讀書誤進內大鑑編自豎宦而人君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消

涓炎炎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俊傑利益萬世之言曾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爲之呼搶飲血徒以其書沉之井邸傳之異代博後世之一唏嗚呼可不謂大哀耶余童年即知求友四十年來銷亡殆盡常與易堂諸子不自量其力之不及思有以救之救之幾不免自沉滅頂之懼窮年兀兀自矜槁死不謂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余十年前即知石樵自魏凝叔始也丁巳夏石樵特爲余命千里之駕相見拜起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出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聚句日而知其托基於讀書餉要說三千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

說到此哭笑都與俱二十分

力出本旨

東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稗雜皆一本於實用實（歸到實用）用者備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工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與風雲雷電喬嶽滄海互爲翕張細則敝屣敗絮瓢飲水貧家視雞一瞬一息一顰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相取於無窮此子琴張桑戶之相與（須知此時宗夫君從讀）於無相與莊惠之得之濠上（若不得乃以非然後殺而多之）有赤舄一二爲人言者也於是相與友齒兄弟如易堂進程山而溫泉天峯北田瑞竹劍江稱朋來焉石樵自述者是說垂十年遊自滇黔而齊魯而燕於以周知天下之情僞四方之阨塞形勢不爲不深下逮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

方伎之徒。不為不久且熟。三四十年間。所經歷戰爭、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才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贏詘損益。得失進退減否。何去何從。何因何果。石樵固已了然於心。了然於手。而獨不得（言外咲）了然於行與事。（惜）則亦姑存是說。以為名世讀書之法之用。夫後世豈遂無知子雲者哉。抑象山之言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堂堂還我个人。陽明先生曰、心學不明。識得一字。祇增一病。則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於立志秉心。（又補一層）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又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是則石樵之微旨也矣。

魏冰叔曰讀書簡要已被石樵說盡最難著筆此更從說之前

後中邊引伸貫穿言之俱於源頭開發末流補救却無一字複

出令才慧有志力少年得實在下手處洵宇宙大文也

魏興士文序

庚戌除夕易堂諸子遠近各居行不獲聚予時僑翠微三十六年矣是日猶以南昌故俗遵臘祀合食僅得召數少年食魏興士獨持答王崑繩書請曰先生其有以益傑予即所點定忻然語之曰予嘗欲得吾序子文今子之文與其志具見是書予文奚以益子是月初子叔父蹟自淮陽文名大震一時巨公尊宿或云數百年所未見人得其篇牘咸珍與藏弆以爲榮夫如是豈直以其文哉其通體豁露具見於宗子發文集序予愛把玩其爲程穆倩六十序言聞人有用於世與孫無言論度量皆千載絕識恨古今相臣

不聞斯言子之文一秉程叔父有家法足以取於人而勝於人求至於古之立言者而是書中則又以文章自名謂柱天地亙古今者爲可笑子近益憂世欲去家遠遊因諸父徧識天下賢豪更請叔父鐫其文以求益於世之大人先生使知其姓名相推挽異曰得爲緩急是又豈直以其文賈名聲於天下求利祿云爾哉嘗俯仰數千年當大變成大事利濟民生多惟少年是恃然方其功名未成身未任天下之重必有奇節偉行自拔於鄉黨自好之士即叔子程子

一時名譽足以動公卿聲采震發名則臨事有當而人不見倚

震動天下天下貴賤賢不肖慴服欣戴然後有以歆動一二老成之心而收千萬庸人之望及其有爲則識與不識相與羣起奉之

其成事也若以千尺之谿而注之壑故上之若張子房徒手椎擊
萬乘雄暴之主次若郭亮王成秉鈇鑕訟李固艱危匿其孤越至
造次識嵇叔夜陽病狂走亡命追逐若是者不成大功於天下則
義動當時而名可傳於後世（再加橫局）且夫子房不徂擊大索十日不得則
圯上老人必不命之納履而老人得子房猶必屢期而後教之然
後知少年必自有其可受教之理而老成人不輕教人而曲而成
之者固如此也且吾於子父諸父堂中諸父執少年時有大美惡
其聞之乎居易堂日吾與子叔父尤好爭論古近事往復動聲色
粗厲丙夜呼叱童僕睡驚起諸子中亦時意氣互激忿詈出惡聲

或號哭欲絕交轉盼輒銷亡胷中無毛髮底滯相與勸死生患難不待號約今子文章爲易堂後來第一而余尤愛是書嗟峨蕭瑟
始收判本題
意所重不特在文故吾爲子終言之也於是夜中燭火燼各退去晨起爲辛亥孥兒于拜先人行主具食滌筆硯卽書以爲與士文序

魏冰叔曰大言煌煌足以砥礪天下少俊之士而格意推結吞吐令人玩味不窮

中一段横空震宕固于人皆見之文而前後意格參差恰好爲之讓出

魏和公南海西秦詩序

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峯有兄弟友朋文章之樂恆鬱鬱不得志氣憤發無所施則身之南海更渡瓊州中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憂恐涕泣和公則乘月觀海作渡海詩既至值兵變殺人狼藉禍洶洶且不測則闔戶更爲海南詩三十首歸言陳元孝北田諸子之賢至今未已也已更築吾廬雜植花竹果樹寒暑愛玩若終老是中一日同予冠石卽席論議則又之西秦從皖陸行經鳳滁道中州暑雨日作赤身渡伊水幾漂溺自適闕入省邱邦士於韓城往觀龍門砥柱激水殊未盡意直登華山一日上四十里

前情思節○標舉其遊略如記體

窮其巔每峯迴路斷微徑相屬翕闢曶洸㪷歎奇絕荆州彭荆山
中間米爲其得入處彷彿至扎出沙
居華山絕險處和公手鐵索造焉爲設食勞苦深語竟日結知已
別去中州悅深以道許宏猕李含章遲軒公劉湖水漫不能待穎
州僧舍友張含蔣途過定興鹿太常孫窗觀道騎交語道蘇門孫
鐘元年八十六隱居授徒嘗于人及保定彭餓夫死嘯臺事歎喜
感激談觸道旁棗墮驢足絓鐙驢驚逸碎首血出傷數處裂衣裹
傷復行獨恨未及見富平二李生已給乘訪李中悅病大作裁書
俏粵葛寄之李天生遣出客陳祺公所西行五閱月共得詩近體
五言百三首登華山及東歸雜詠若干首錢虞山常盛推徐霞客
後半以古近入比

之
善遊徧五嶽窮歷幽險西蜀登峨眉紆迴異域探崑崙河源著書盈抱嘗急虞山難省濟浦黃先生於閩黃先生亦向予亟稱其人（案外兩文互爲之補倒）然竟死終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間何足道謝靈運耽癖奇勝每從數百人伐山開道然皆發憤所爲使宋文帝肯柄用登之宰輔省與顏謝而秦帝韓亾之詩可無復作神放爲毋焚筆硯人東明峯轉徙窮僻毋亾縣冀祓除邇賜更飾輿服家人斥田産手擱那判觀爲樵夫拜衙吏庭下時辱華山甚季子以一貧儒生恆舉債遊涉萬里蟬蛻死生視海嶽如庭戶傲車羸馬笑哭（結又抱出遺稿）賦詩有爲無爲憂天憂人交有之介復有一季子覽其詩以論世

知其人歷栗浩蕩性則有然不可得而馴矣

魏冰叔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文無波瀾無轉折却以峯巒為波瀾起頓為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為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為多故峯巒峭起此敘亦是山分文字○又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為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倫意却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却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倫而意屬者譬如複岡斷嶺望之

各成一山。縈之皆有脊脈相連。意不相屬而節屬者。譬如一林
亂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疏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知此者可與
讀此文矣。

文奇而評尤妙。索解人不易得矣

黃維緝進士五十序

科名者救時持世之具代天工以利濟斯民者也其始亦猶夫民耳以掄升其秀與爲之車服以庸之物采以章之跪拜走趨呵呼傳導笞扶刑戮薦達連茹聽其意指而張弛之而古今安焉而不遷者以爲不如是則無以一其權而神明其用其得之者亦必出有爲而退有守不敢以崇高自便其私圖終身汲汲惟恐弗逮如是而始可謂不負科名之人其違者不可得論矣有明盛時士不恥不爲貴人恥不爲學人尤不恥以貴人爲學人而師於賢人是故以陳獻章湛若水師吳康齋方獻夫席書南大吉師王陽明其

時獻夫書位皆在陽明上康齋一老布衣獻章若水既舉於鄉成進士不恥相師而大吉則以座主反師門人皆之人道之所在能忘其分如此後此未有乎甲科濫尊擬於天帝其力足以榮人辱人生人殺人而天下之生殺榮辱不過爲甲科傷害傷怒之用展轉醞釀其足以生殺榮辱乎甲科者一出於奄豎盜賊而甲科亦有所不辭嗟乎富貴之驕人久矣驕生怠怠生功功生（九字括三句）隨其於古今之事變治亂之樞機莫乎其未有間一旦退而當大難之衝擊碩傍徨但闢規御於是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向之儼若天神者或下同於草芥徒爲世所訾訾豈非不學自大實不至而名榮其

患至於此耶夫士大夫之賢不肖視師友之多寡其師友之賢否
天下之安危世道之汙隆於是乎係予行年六十耳目及以進士
師布衣者惟南豐黃子維緝一人且黃子無行不與俗異其事親
孺慕則嬰兒子家食時斷炊乞貸以養則婁人知戚宗族之至殫
力質借必盡歡禮則素封君均邑賦條利病為人排難解紛煦媮
耐犖碎不遺餘力邑之人恃以為命則慈母無疾言倨色布衣循
循行道路日中則賤弱士爭是非曲直義所不可不撓權貴豪極
貧久可得祿養覓館不一顧則勇夫悍中從不萌機械事或紿之
則受怨詐無禮無所報則赤子而其事程山先生常與及門之最

幼者旅進退朔望四拜侍食起饋唯諾步趨惟謹則童蒙幼學方自沙之事聘君年甫二十七朱子亦二十四征事延平其事至今稱之不數見此猶其少者耳黃子三十八爲進士又六年始師程山先生程山先生僅長黃子六歲而黃子母夫人八十有七告養者且十年今辛亥黃子年五十抱二孫矣黃子不自知其爲貴人爲父與祖爲邑之長老爲紳先生日兢兢謹弟子之節（此公例應得來）惟靡及是懼語曰是亦爲政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今予於黃子見之矣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黃子之長子國望爲余門人是日必集程山少長與邑之賢士大夫爲而翁壽其或張子言於庭

以質之有信焉者乎。則亦於甘子之言聊引申焉爾矣。
魏冰叔曰只從進士二字便發揮出微天徹地之論如撞萬石鐘喤喤鞺鞳震發聾聵而側出斜進尤見章法
以甲科逾壯之年而師事布衣爲空谷足音宜其有此嗟歎不知在前輩則尋常事也其後湯潛庵先生以監司師孫徵君爲一代大儒則尤奇矣

首山濯樓記

首山亦庵中千公即陶庵之舊爲大悲閣閣傍爲樓以居其本師礱懸老人老人安之名曰濯樓名退隱之室曰臥聽爲詩紀之以滄浪自況先後顧問瀟灑公爲陶庵雜蒔林木引水灌湖週迴數里與其兄伯玉先生春浮相望乙酉亂作殘於兵丙戌始迎中公居之草創爲亦庵未幾次公殁諸子孟昉與其弟小謝繼先志護中公構繕庵日以大癸卯老人始至顧而樂之時方主青原不能分席中公特爲斯樓爲老人歸休之地老人既退院歸亦庵辛亥春巳諏日移居濯樓前三日難作冬十月老人野死萬安是臘子

哭老人於亦庵影堂中中公方篤疾為強起肅揖拱手向予曰先師稱公灌吾耳不圖今始得見予病甚敢以灌樓記累公令生見之先師不死矣同行王子若先導予遊遯園陶湖登灌樓俯仰歎息且言曰中公為斯樓以待老人一椽一桷皆出經營功頗鉅開老人難作矣以死白其志詬老人終不得一日居所謂灌樓者可哀矣夫大地建帝王國都經理兩大戒後乃湮滅至不能保有子孫其生平所親愛榮寵之臣或轉盼不相顧舍而他之身死骨不及備含殯浮屠氏之學以因緣為偶值寂滅為樂事指愛染斷妻子鬚髮而其人乃未免有情服勤其師不敢愛其死而無悔若

之吾儒骨不易見若中公可感矣於師友存亡盛衰之際久而益
堅病而益劇窮而益厚嗚呼老人爲得人矣且夫老人自庚辰爲
勞人窮子爲刀環上人爲羈囚爲孤旅爲逋客爲僧爲老病以至
於死展轉於破與蟬聯蠻煙瘴霧天涯丐食僧骨腐齒鼎俎風濤
口語文章之運淵曲奔會不能一日安其身以有生人之樂近十
年托跡青原勘開示爲炮莊烹雪出入儒釋以倘徉於山水泉石
雲樹之間乃藉語中之自天而下怡然行素不爲恆撓而卒以疽
發於背觸暑戢馳終焉致命此蓋天欲天下後世人知其如此而
生如此而僧如此而死爲之流連涕淚悲吟思慕互相激厲即五

雲一步地猶得與廬陵古道相望顏色日夕間惶恐灘聲灑滌志氣以不沒勞人於地下亦豈必安禪示寂以終斯樓之爲愉快也

林點名字句作點綴

哉豐歷老人者於高座爲無可淨廬爲藥地廩山壽昌爲木立寺原爲愚者桐城爲方密之先生乙酉丙戌間爲吳石公最後西昌爲豐歷方子哭老人槪孤中履授予遺詩一帙予讀其流寓痒訊贈吳自序流離諸篇惘惘不自得今復爲灌樓記歸之中公以答中公之意若夫樓居川觀之美湖山泉林陂澤之盛已見諸蕭氏及遊觀之言此不復云

密之先生過於好奇如此結局亦大可哀文極力爲之排解一一

氣直貫十三行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樹蘆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牧、行擔簦者、水桴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兒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五小段皆依險寸合節字相守）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

案旋轉周四面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梃梃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一叟憫其勞令暫息飲之酒（便是用人描文之法至此亦宜小頓）其人更移場他處擇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盡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掛復躍

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掘見似戰懼久之乃已（五段用賓寫頗住）仍持竿石加重盡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方出險字）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柴惴惴惟恐其傾墜叟覘場上人皆暇整從（又出靜字）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聖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所至（勢致力字若物何用何承機句是此篆工夫却是采勒是只）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作仍歇者）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結上仍無限感概）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決曲甚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又將道理翻說立論揭人心得引人實地）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效此其意

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寵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傢之弄丸庖丁之解牛痀僂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覗覦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四比股○虎○窩○習○字○點○睛　以下俱依用字）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姒兒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嬴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西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諸草木之性搰摭擷食亦以

哺其兒與覩其人衣敝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其肌體為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習意為跋涉艱遠人情之所慠怵磨厲少婦老稚皆頑鈍儇敏機利捷於猨猱而其性曠然如麋鹿與因之亟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彼固自以為戲與獨以為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已惠卿輩之諂諛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

（此用中吃緊處）

（又拓一層）

（方出）

（用字）

（通篇主全在此處）

之所以收撥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甯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會止山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理作用總是叟胸中蘊結沉痛隨地涌出遇物肖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西爲識者歎惜耳

書歐陽子十交贊後

嗚呼此亾友歐陽子十交贊也歐陽子名斌元字憲萬晚號麗皋居士新建人世居西山家貧劬奇慧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忘十三經史鑑俱成誦無一遺者童子郡試第一試題非惟裳必殺之篇中尺度服色靡不畢載文出爭傳寫傾一郡爲諸生受知蔡公懋德侯公峒曾二學使以國士禮之而同邑姜公日廣清江楊公廷麟尤相推重楊公嘗稱之曰憲萬奇才博學景略流亞非常人也斌元生平師多於友每學一藝卽下拜師事稱弟子必盡得其傳嘗師事西洋士學銃天文日月食測量數諸法仍易名就壇事

耶穌隨郡市人後瞻禮誦經忽餓竟日人或譏議之笑謝不為止其學舍在許旌陽拔宅地往來遊涉多異人斌元恆物色之雖疥癩齷齪行乞輩語有得即叩頭稱弟子同寢食留旬月不舍去師最異者為陝西道士許雲房同露坐雲房仰瞻乾象歎曰河鼓星曲縮失度彌方當失大將天下自此亂矣更以易學授斌元遂去俄劉杜二將軍果戰歿丁丑始與鄉平王綱南昌彭士望交离兄弟妻子皆出見餽食二人出則一人居守有無通共知天下將亂尤加意人才務實學恥事章句每論古今事輒達旦以為常勉德業規切過失稍不順詬斥幾欲撻責後更交貴池方嘉渭何容求

議淺二人皆師事斌元爲門人甲申國變總督呂公大器爲南左司馬延之同行南都初建時宮府百度草創館閣部寺諸大僚求知習典故者咸推斌元當公會斌元角巾野服南面立諸大僚緋玉左右陪侍以次承旨撰勅詔拱手言曰某事行某地惟先生起草斌元則高坐據案疾書授之已於斯而竣如是者五日朢聞之寓書曰君生平學問稍得展用然纖氣發盡不生自葆游容可繼乎後爲呂公草二十四大罪疏特糾馬士英士英探知出斌元手衔刺骨呂公辭官歸士英將伏兵遮刦之用斌元計出間道乃免斌元懼禍不敢歸就督師史公可法於淮陽幕府先是綱從史公

招徠高傑復攝政國書俱出綱手綱奉差出斌元綱至公待以殊
禮事無巨細俱斌元贊決之復招士望至士望以奇策進史公請
興晉陽用高左夾攻除君側之惡公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
為純乎斌元曰純字始見於易經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第五
字公何來剛健乃有純耶史公自是心憚兩人不敢用其言及守
白洋河斌元更進金盤算子公大服曰歐陽憲萬無一不妙軍中
嘗同艤公側身赤臥晨興輒低聲言動恐驚其寢然卒未嘗用其
言特為書薦斌元推官贊畫士決持之報聞斌元亦辭不就是年
四月同士望歸山居後諸方起者交薦要職以母老辭益堅已丑

幽憂病鬱卒年四十四無後時士望居贛南相去千里踰年始得訃稚赴書籍及生平遺稾俱散失無復存者僅得其十交贊一篇憶斌元作贊時笑曰今交道絕矣我輩交友視此條例各以類從我無從求彼得恰受不苛不濫不亦善乎望年踰七十益衰恐旦暮死而斌元行事姓名漸次湮沒因錄示同人爰述其生平行誼問學方略出處附書紙尾俾後來者想見大槪慰亾友於地下而交道亦不無少有裨益此即歐陽子天倫意氣寄托之言爲有用而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亦有感於斯言者乎

歐陽子十交贊原文

一天倫

耳目手足缺一不可相視而笑孰知彼我

二意氣

視死如歸分財如寄彼君子兮一無所爲

三寄托

我作和羹恃子梅鹽我無舟車子則後先

四遙契

千年不只此友

千載上下六合內外聞聲相思如見衣帶

五講業

兩澤相麗是名曰兌予滅予嘉我懺我佩

六方外

青蓮白鶴爨廚無主水流花開倡予和汝

七詞章

蘇黃韓柳各求其偶予與有言以文會友

八遊藝

大娘舞劍海客援方鉛松怪石萬里同堂

九因緣

爭襟酒食傾蓋阡陌在需上爻不速之客

十沭聚

偶然雲燕偶然雨散相逢亦樂勿云泮渙

鼎革之交多奇傑之士吾鄉自易堂程山髻峯外湮沒者尤多世有好古多情而錄遺民者庶幾諸老之生平尚約畧見其一二也若歐陽憲萬與王綱鄉人不知其姓名久矣可勝慨哉

甘表素字說

巳酉春三月二日，吾友甘健齋之長子表生十六年而冠，予旣賓而冠之矣，甘子請曰：古者男子旣冠而字，惟先生字之。予作而應曰：表亦聞萬歷之季，天啓崇禎之間，士多負大名於世，初仕起家爲令爲理官，或選爲庶常，中博辭，不重名節，不愛一錢，聽訟聽察，摘發若神，比入爲臺諫，或待次爲坊，則益刻厲，立殿陛與天子爭相爭是非，無少撓曲，卽拜杖詔獄，亦有所不顧，及豋歷開府台司（誠予小心非子才）公孤卿貳，外示儉約，持風裁，內漸發露，始復留意田宅，好女子孫他日之計，遇國家艱大事，輒規卻不欲爲，以爲吾今日去已不失

為顯宦優游餘歲吾門生故吏徧布海內即家居猶盛氣勢此自其為童子諸生時聰明才辯為耆碩所引拔私相浸灌益習為強猾議朝政持當途要害公卿畏其口莫不倒屣到門已赫奕為名士踐歷樞要幸寧浸盛平之世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顯稱栩而陰私慕法而不知其中之所挾持當其外立名義政聲爛然（元是二人派來收攬特到此始露）（而耳）之時已判殊如圭璋之不可合其用心若淵所以蒙主上誤民生欺天下後世者僅足以責一己之聲名而神明鑑嶽本實傾邪極悁怨於鬼神或造次見羞於妻妾馴至甲申之變取帝后及所有之天下而送之而已所為田宅好女子孫遠久之計亦蕩析而靡

遺令及見之不無悔艾而後之詐脫而繼起者猶染其心傳而未有已也此不亦修飾其外而藏垢其中者之彰明較著者乎表今冠當出門履錯之初其平日講貫於父師誦習於古往者於善惡影響言行樞機之故必聞之既熟而予獨發慨近百餘年間人華士之隱以爲表元吉之惜蔡之庭懸照膽之鏡以知其人忠邪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以辨其腑理溫涼虛實之所在人之心隱重隔而莫窺亦復揭日月而無可逃惟坦然潔白人皆見之則凡言行之背馳聲勢之苟得必有所畏恥而不屑而後此之盛德大業猶繪事之於素未有不由此者也爰命表字表素以復於甘子

爲之說。
魏冰叔曰此文出天雨粟鬼夜哭矣弱庵少壯時周旋名公卿間比出仕宦閱歷多故皆身親受祕密藏迨後竄伏痛定思痛故言之眞切做妙如此連所著贈黃維緝五十內省齋文集祝工科奏疏諸序聚觀融液乃得之其送王若先序與方素北皆則又皆切實下手補救處有心人當彙作一篇文字讀未必不可少持世道挽救科名也
此與魏叔子績積朋黨論一例刻酷而千回百轉只用一筆寫出尤奇